

龙城笔阵

文化柳州

天籁之声，隐于未闲居

□廖献红

前些年，因工作和文学的缘故，我有机会多次拜访周民震老先生，每次都收获了精神的鼓舞和创作的动力。这位著名的电影剧作家每次都非常热情地接待我这个老乡，对于家乡人，他从来不曾吝惜，对于晚辈后生，他一直无私体恤。

第一次见周老是2019年夏天。他给鹿寨县图书馆捐赠了一批藏书，为表达谢意，我和县里的同志登门，送去《入藏证书》。周老开门迎接我们，只见他身着典雅、内敛的枣红色衬衫和深蓝色西裤，看上去很有精神。他家是一套整洁的三室一厅，屋内家具不多，就像我见过的许多县城里的居民家庭一样。令我感兴趣的是进门的玄关，屏风漆乳白色，做工精巧，居中挂着一幅上书“未闲居”书法作品，与四周沙发桌椅比较很是醒目。周老微笑着告诉我们，这是他给自己的居所取的名，书法出自夫人秀琴的手笔，以此激励自己不要停下创作和思考的脚步。

因为图书，因为文学，我们聊了很久。他赠给我一套《周民震文集》，共五卷，并认真地每卷的扉页上题字。临别时，和许多年轻人初次见面一样，我们用手机“扫一扫”加了微信好友。于是，我的微信朋友圈里，便挺立着一位呢称为“周公”的好友。他也是我微信朋友圈中年龄最长的。

这套文集大气、典雅、厚重，300多万字，涵盖散文小说、电影电视文学、戏剧文学、文论等诸多领域，创作历程跨越70余年。多部耳熟能详的电影剧本，如《甜蜜的事业》《苗家儿女》《心泉》《远方》等都收在文集中。当年这些电影风靡大



2017年5月，85岁的周民震在北京获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归来时留影。



电影《甜蜜的事业》剧照。

江南北时，我尚年幼不谙世事，待我成年后，这些经典电影一直没有机会欣赏。如今，手捧这部文集，我如获至宝。在阅读中，我深深地领会到周老在他的创作中是如何把爱化作理想追求、人性探索的，怪不得根据他创作的剧本拍成的电影及谱成的电影主题曲，如天籁之声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。

第二次见到他，是县里决定以周老的革命生涯和艺术人生为主题，制作一本画册，展示鹿寨这方水土的人杰地灵，以此激励年轻的文化工作者在其感召下，赓续文脉。为收集资料，我再次走进他家。这次我揣着人生第一本散文集《鹿城图谱》请他指正。他捧着书连说了几个“没想到”，没想到家乡年轻写作者的创作劲头这般朝气，令他有些意外和激动。在编辑整理画册的过程

中，我有机会阅读梳理了周老的成长历程，以及周氏兄弟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感人故事，那份坚定的信仰深深地打动了。

画册印制出来后，我接到出版社的约稿，想约我以周氏家族的传奇故事写一部红色题材的报告文学。第一次接到出版社的约稿，我很激动。作为一名基层写作者，有机会为家乡展开宏大叙事的机会并不多，但我犹豫了，自己现有的写作才情是否驾驭得了这部作品？出版社领导则鼓励说，周老尚健在，且是大作家，有他的指导一定能写好。我这才忐忑地领受了任务。

在文稿创作期间，我多次到周老家中采访，了解到他是在青少年时参加革命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一边努力工作，一边进行文学创作，到老年仍不停止创作和思考。

他乐观爽朗的谈吐，一丝不苟的敬业态度，始终保持着一名革命者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应有的风格，令我肃然起敬。《信仰与决裂》在他的指导下，2022年6月得以顺利出版，并受到业界好评。

周老身体每况愈下，严重的肾病折磨着他。有时，身体稍有好转，他也会通过微信和我分享他的喜悦：从医院透析回来，又一次幸运地踏入“未闲居”小楼，难以言表的快慰油然而生。他说，一个通身洋溢着人间烟火气的真性情作家，方能赢得读者发自内心的亲敬。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境界呢？能达此境界的作家，应该为数不多，周老当是这少数人之一。

2025年1月28日，周老离开了我们，他同疾病抗争到了最后一刻。告别会头天

晚上，我奔赴南宁，一路上反复回看与周民震老先生这几年来的微信聊天记录。就像再次听他娓娓而谈，领悟他充满智慧和敏锐的言辞，再次聆听他永不穷尽的思想，对文学的热情，看待事物的超凡见解。

翌日上午，在南宁市殡仪馆，周民震老先生容颜安详、平和，静静地躺在鲜花翠柏丛中，身上覆盖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，透出他红润的脸庞，让人觉得他没有远行，而是暂时离开未闲居。

回到家，我赶忙把《周民震文集》再次摆在案头开始慢读。我愿意用这样的方式纪念这样一位前辈。作品所传递出的积极的道德秩序，相信能让并不熟知他的读者心生欢悦，让始终惦念他的后生晚辈心存敬意。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惊闻鹿寨乡亲周民震先生仙逝，禁不住哀思潮涌。

“认识”周先生，我还是花季少年。看了电影《苗家儿女》，校园里飞出深情的电影插曲：“满山的葡萄红艳艳……”老师说：“写这部电影的作家，是鹿寨老乡。”那时，人们把编剧的，写小说、诗歌的，乃至作曲的，统称“作家”。从此，作家周民震的名字便印在我的脑海里；不知不觉中，一颗文学种子在12岁少年的心田里悄悄发芽。这位从家乡走出去的作家，成了我心目中的标杆，激励我在文学道路上努力跋涉，并小有收获——上高中时，开始在《广西文艺》《青春》和不少地市级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，后来还因此调到县文化部门工作；再后来，担任了县文联主席兼县文化馆馆长。

1991年，我主编鹿寨籍作者的中短篇小说集《风景这边独好》，想请周先生作序，却心有顾虑：他公务繁忙，还不断创作出《甜蜜的事业》《心泉》《春晖》《远方》等一部部电影剧本，支持并指导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《血战台儿庄》《百色起义》《周恩来》等史诗级大片。我怕打扰了他，但犹豫再三，还是打了电话。想不到他欣然答应，说家乡第一次出版小说集，大好事啊！我们将书籍寄给他审阅，不到十天，他寄来了题写书名的手迹和《序》。《序》中写道：“翻阅《风景这边独好》一篇篇飘逸着山野清新气息的文字，因岁月的流逝而珍藏在记忆深处的往事，又带着鲜活活泼的律动，映入我的眼帘，惊起久久不能平静的喜悦。”他精妙地点评了其中部分作品，继续写道：“在我的家乡鹿寨，有一批文学新人在成长。他们向社会、向人们、向世界展示了鹿寨的山、鹿寨的水、鹿寨的人、鹿寨的情……这是一首歌，一首对鹿寨人民追随时代列车飞奔前进、不断创造新业绩的颂歌；这是一幅画，一幅融汇了山乡巨变、妖娆百媚气象万千的美好画卷……我诚挚地祝愿家乡的朋友们在希望的田野上，勾勒出更为深化的主题，编织出更为壮观的景致来。”文中洋溢着满满的鼓励，萦绕着浓浓的乡情。

我真正见到周先生，是1991年12月赴南宁出席自治区文化系统先进个人表彰大会。也许他从获奖名单中看到我的名字，便约我见上一面。此次见面，我和周先生交谈了十多分钟。他说，他收到了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《风景这边独好》。我向他简单地汇报了县里的群众文化工作和文艺创作队伍的情况。他说：“文化馆和文联的工作都与文艺创作相关联，要努力培养和打造一支业余文艺创作骨干队伍，出精品、出人才，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之一。”他还询问了我的创作情况，我说近几年主攻散文诗创作。“是应该选好主攻方向。”他谦虚地说，“写诗我是门外汉。”其实，《苗家儿女》《甜蜜的事业》插曲的歌词，以及他创作的桂剧、彩调剧中的唱词，都写得顶呱呱的啊！

周先生曾多次回到鹿寨调研群众文化工作，每次都询问县里的文艺创作情况，并给予指导。如果说，如今鹿寨县的文艺事业能取得一些喜人的成果，荣获自治区级山歌之乡、书法之乡、艺术之乡（彩调）等荣誉称号，与他家乡诚挚的关爱是分不开的。

2006年，县政协《鹿寨文史》资料复刊，每年出版一辑。我受聘为特约编辑。我们向周先生约稿。他很快就寄来了有关他父亲的史料：《临危受命——周公谋抗日琐记》。近七八年来，已是耄耋之年的周先生仍笔耕不辍，他和周民霖先生（其弟）几乎每年都给《鹿寨文史》赠稿。我在《鹿寨文史》2023年·总第二十四辑为他编发最后的一篇文章是《在马克思墓前的沉思》。

浓浓的乡愁萦绕在他的心间。家乡的父老乡亲为有这样的老乡而自豪！
只是，往后，再也看不到周先生的新作了……

乡愁萦绕他心间

□黎耘

加强“柳州鱼峰歌圩”品牌建设 推动“歌仙刘三姐”文化旅游

